

北

史

北

東

一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高頴

牛弘

李德林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脩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曾祖暕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婁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公憲府長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錄卒於州及頴貴
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謚曰簡頴少明敏有器局略
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
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
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
文帝得政素知頴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
遣邗公楊惠諭意頴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
亦不辭滅族於是爲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竝以
奢縱被疎帝彌屬意於頴委以心膂尉遲迴起兵也帝令
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

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頗見劉昉鄭譯等竝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歎歎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柅頗預爲土狗以禦之旣度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卧内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頗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頗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頗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爲邊患

詔頽鎮過緣邊及還賜馬百疋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
度多出於頽頽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
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
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頽流
涕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頽節度
諸軍會陳宣帝殂頽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
頽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頽以取陳之策頽曰江北
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
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
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

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
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而
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
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頴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
於頴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頴曰武王滅殷
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
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
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
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頴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
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頴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

頌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
姜暉楚州行參軍李君才竝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頌請
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頌居守
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
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
里馬嘗從容命頌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頌曰賀若弼先
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
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
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頌
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德以禳之頌不自安以暉言奏之

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頰欲反帝未有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齊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頰邪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踈頰會議

伐遼東頽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頽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
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頽初不欲行陛
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頽
頽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
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頽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
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頽處
得之帝欲成頽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
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
述等明頽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頽
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頽侍宴頽獻欵

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
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潁勝兒子雖或不
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潁不可以身
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潁國令上潁陰事稱其子表仁謂
潁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
非福於是帝大怒囚潁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潁他
事云沙門真覺嘗謂潁曰明年國有大喪厯令暉復云十
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
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
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潁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

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頴天
下謂我何於是除頴名初頴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
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頴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頴歡
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
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頴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
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
起長城之役頴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
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人可汗恩禮過厚頴
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
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

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頴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
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
賀若弼韓禽等皆頴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
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
異議時致昇平頴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誅天下無
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頴皆
削橐代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第弘德
封應國公晉王記室次第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獠氏祖熾
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

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
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內史上
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脩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內史
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弘以典籍
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
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
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
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
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
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竝從焚燼此

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
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
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縑帛皆
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
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
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
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
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
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叡
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竝歸

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

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令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竒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脩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教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七尋廣四脩一